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注疏卷二上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注疏卷二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梁惠王章句下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别為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

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名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總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他日見

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孟子問王有是語

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注變乎色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

先聖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

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聞與注王問古今同

異之意寧可得聞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

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

人注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注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爲樂臣請爲王言樂注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篚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

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注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注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閔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注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

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音義見賢徧切下他日見及後注虹見皆同語丁音御下嘗語同一好呼報切此卷內皆同惟下注美好如字慍於問切恚一睡切與民同樂之樂音洛與音餘下病與慎與與禺與皆同獨樂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為王于偽切下同舉疾首蹙頞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蹙子六切頞音遏隙綺戟切何惡烏路切下諸惡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

曰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日見於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益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黄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問之曰可得聞

與者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同寧可得而聞知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為樂邪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答孟子亦以為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與衆人同樂為樂孰樂邪曰不若與衆者齊王亦復答孟子以為不若與衆人同樂為樂也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衆同樂之意乃為王陳其獨樂與衆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衆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蹙頞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賦徭役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之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蹙頞愁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

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感頻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鐘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

聲者蓋鐘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注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感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感人心不與雅樂同也注鼓樂至使民悉注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鐘師掌金奏注云以鐘鼓奏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為簫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

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盖邶詩簡兮之篇文也注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頭也頞鼻頸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蹙其鼻頸而愁悶也注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旄旌為王者斿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盖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注王言聞文王

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注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注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注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注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

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注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音義於傳直戀切下同蕘音饒刈音乂阱才性切疏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闊七十里故見孟子問之還是有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

答之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為文王囿如此之闊大民猶尚以為之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闊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闊七十里而採芻草薪木之賤人與獵雉鳥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中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廣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為陷阱方四十里之廣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亦宜

之手凡此是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里為苑囿是如之之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囿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囿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囿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畋之地邪是安知周制之法與注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囿而民猶以為小也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

正義曰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注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注欲為王陳古聖王之交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注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兑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

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注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

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注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注疾視惡視也撫劒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注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

師旅以遏止徂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

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

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尚書

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

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

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注衡

横也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横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亦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音義昆夷丁音混昆夷犬戎別名喙許穢切困也大王音泰後大師大王皆放此獯鬻丁云上音熏下音育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句踐古侯切會音檜夫音扶樂音洛此卷內惟下文相說之樂及注樂師樂章樂詩樂正皆音岳餘並皆音洛彼惡音烏瞋尺真切書曰天降下民至越厥志丁曰注云尚書逸篇也案今尚書大誓有此文但三五字詳略不同耳此注云逸書者古

文太誓自孔安國注逸巫蠱事亦遂寢藏於私家故先儒鄭康成馬季長杜元凱等皆以為逸書故此注亦云逸書不見古文也衡丁音橫云詳注意即依字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是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於時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湯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慍是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大是故大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免是大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大奉事其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其量

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
大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篇有云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之威故能安
時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其言王
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言
大不合己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
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
宣王言宣王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劒瞋目疾
視而號於衆曰彼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
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者此
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王
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文王
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莒以篤厚周家之福
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謂

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葛伯放而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其助

之也詩云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緜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駾突也喙困也趙注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注不合又云大王避狄文王代昆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注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代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代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注引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注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戎居於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臣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代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代

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注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注疾視至敵者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注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注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注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注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

云衢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注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注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

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注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

王觀也注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
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
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
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
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

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注晏子道夏禹之
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
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
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
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
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
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注今也

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注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

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天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

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注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名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注太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注其詩樂詩也言臣勗君謂之畜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

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若

賢者音義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為之赴難為難二字並去聲偁音舉放方往反琅音郎邪以嗟切觀丁音貫亦如字其相息亮切下相土同春省息井切下同從容之從七容切睊睊字亦作謂張古縣切云側目視貌言睊睊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慝他得切湎彌兖切蹯音煩行下孟切下之行同厭丁一兼切公説音悅下相說臣說皆同徵招張音韶下同畜君許六切下注子畜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囿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有人

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答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有為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其上矣為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為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謗也以民之所憂而已亦為憂之則在已憂所憂而在下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民憂樂施報之效也故曰在上為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所憂與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下不歸往而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

問晏子晏子告景公公之言而誨齊宣王也昔往也齊景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杵臼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在位五十八年覺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儛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效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爲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

王不遊我何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
先聖王所以一遊一豫而爲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
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豫
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
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
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之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
者皆睊睊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而下民又皆作爲邪慝
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方逆也凡
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
先王之命而下則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
也今則方命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
荒亡四行皆爲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
故流者是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
囿是也連者從流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行舟若
丹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
極以亡其身是也亡者樂酒無厭之謂也如殷紂以酒喪

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獨在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悅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戒勑於國而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與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者又名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樂者蓋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悅君所以好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宣王如景公悅晏子之言而悟之也注轉附朝儛至邑也○正義曰云轉附朝儛皆

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恐誤濰為僻他並未詳云琅邪為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注沈湎于酒能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正義曰書云羲和湎淫肖往征之孔安國云羲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又曰紂沈湎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湎嗜酒春秋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釋云胹煮也畚草器也注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摇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注書云罔水行舟若丹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為虐無晝夜

常頷頷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注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注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録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説羿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亦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為窮國君號為諸侯者何也注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有炮烙之法後為武王所代是也注徵招角招至樂章名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

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詖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角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次清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勤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羽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注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注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孔注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壊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注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注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注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

古法也仕者世禄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闗以譏難非常不征税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注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悯此煢獨

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注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注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槖

櫜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
日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
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注王言我有疾
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
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水滸

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音義孥音奴識難乃旦切下狄難之難赴難其難免難皆同惡惡之惡烏路切下如字哿工可切煢音瓊橐音託戲詩作輯同音集啓行如字道也裹戚音成滸音虎疏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為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有明堂後為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

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之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為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為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人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為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為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子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不誅辱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無所告者之

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為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哿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煢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答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聞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為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於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囊橐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於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

可云橐囊者大曰囊小曰橐也爰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者是孟子又引大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荅宣王也亶父大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大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岐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大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太姜也是大王之妃也注謂泰山下明堂至已止也〇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覲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

紂亂天下膊鬼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代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代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注云泰山黄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

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大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馬注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公田者亦以孟子云方百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而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軍徒又菜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

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注詩小雅正月之篇者○正義曰注云哿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惸獨困也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注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戢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

散為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用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注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循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注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乎○正義曰緜詩興也緜緜不絕貌也毛注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於是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滸水涯也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沮漆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注疏卷二上

孟子注疏卷二上考證

莊暴見孟子章籥注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陸埊經世驪珠曰周禮笙師掌教吹籥鄭衆云籥如笛有三孔以竹爲之爾雅云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三禮圖云籥春分之音動萬物也據趙注是碩人執舞之籥與左傳舞南籥同非本章本義

疏末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本注無此二句乃傳寫之誤

文王之囿章若是其大乎節注王怪其大○大監本訛惟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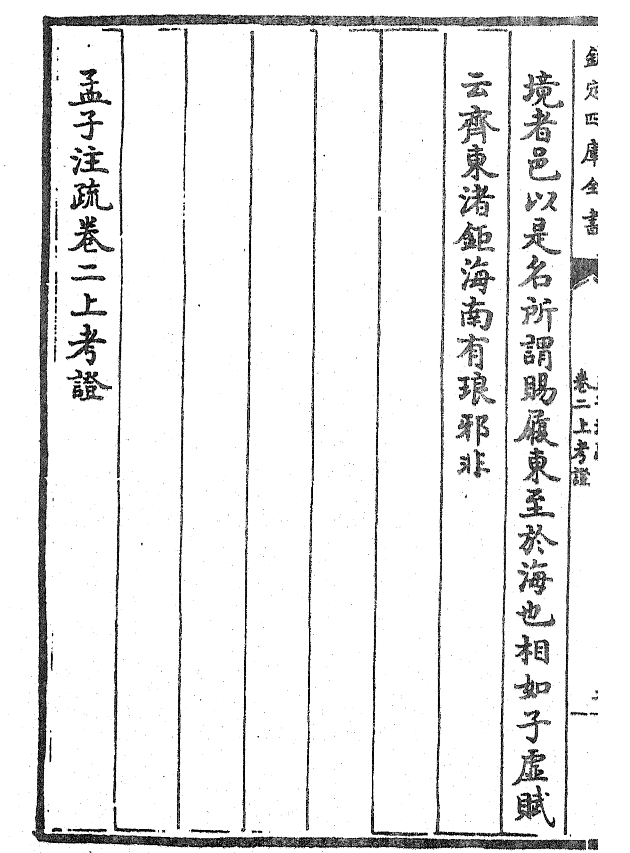
文王事昆夷節注昆夷見矣○詩經昆作混兊作駾注謂畏之而奔突竄伏也韻會音娧玉篇云馬疾行皃趙注作兊字按說文兊說也與詩文義不合疑有誤

天降下民節注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臣齊𤍠按趙注將其助上帝寵之作一句

讀與孔安國解寵安天下異

疏史記公劉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監本變於西戎下多邑於西戎四字三百下脱有字餘字下脱歲字今並依史記改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章放於琅邪注齊東境上邑○陸坒經世驪珠曰按地里志云齊地東有琅邪水經注云琅邪山名勾踐并吳欲伯中國往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遂登琅邪蓋山之在東



境者邑以是名所謂賜履東至於海也相如子虛賦云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非

孟子注疏卷二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二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注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注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注士師獄官吏也

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注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注境内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音義比其丁必二切及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饑餒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子以為交

友之道既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為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為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荅此言也注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為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音義墮許規切亦音惰下不墮同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

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注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

將使尊卑踈戚相踰豈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其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

人殺之也注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注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音義舍音捨下舍女同防比毗志切核音覈惡直如字又烏路切辟婢亦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臣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殽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真足為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追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

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注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注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注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故有三說焉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

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注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弒其君可乎注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

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下者得以弑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者孟子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弒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注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

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注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音義舍女音汝少詩妙切鎰音溢疏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

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至於匠人斵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道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

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令乃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之治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已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人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

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攻五設色之工
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五輪與弓廬匠車梓凡此者
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
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
者是也匠人即斵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
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注金二十
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
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悞為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
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

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
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悦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
殷民喜悦簞厥玄黄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
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
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悦故未取之也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注燕人所

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而已音義簞食音丹下音嗣後簞食皆倣此疏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興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為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

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又以此答齊宣言今欲取燕國苟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悦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托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他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悦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

萬乘者盖六國之時為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於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注篚厥玄黄○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盖也注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説在上卷首章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注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

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黄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盖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安國曰微圻内國名子爵為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内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親戚也言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盖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廼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

其心其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

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

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徳面者

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

謂之西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

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

君來則我蘇息而已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

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凡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注

拯救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

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

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

天下諸侯素謂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

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

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注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

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
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音
義覔五揩切傒胡禮切係累張音繫下力追切并音併下并得同旄倪丁云上音耄下音鯢老也詳注意倪
謂繫倪小兒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
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
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
見諸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
與燕共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他故以此問孟子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也者孟子答齊宣以為臣嘗聞有地但方闊
七十里而能為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
有地方闊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為夏方伯之時但

有七十里而後為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里者有九而得其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商書仲虺之誥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為後予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為己之聽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湯一征自葛國為始天下皆信湯王之德後湯東向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南嚮而征伐則北夷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為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為後去其我而先向他國而征之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如也不特此也又使歸市者不止以其皆得貨易有無也耕於郊野者又不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者注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

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法湯也盖謂民皆喜曰徯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為王兵之來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簞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中之寶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強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今王即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衆為置立其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及止之也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息○正義曰周禮九服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

千里是也云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注旄老耄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䶵案爾雅云黄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注鬨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注言往者遭凶年之死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

親其上死其長矣音義魯鬨張胡弄切云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鬭也說文云鬭也長上張丈切下其長長者皆同帥所類切忿數吻切阬音尼疏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鬨者言鄒國與魯國相鬨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鬭戰而有司死者有三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故問孟子當如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為凶荒之年而民皆饑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溝壑之中强壯者又離

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為君之有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言曾子有云在戒慎之戒慎之以其凡有善惡之命苟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有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爾亦以惡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上矣注鬨闘聲釋云鬨闘也故曰猶搆兵而闘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注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注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為也音義已音以疏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

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間廁在楚齊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為也其他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

不得已也注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注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注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其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强為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音義偪音逼遺去聲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强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

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滕文公恐其偪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為不見廹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為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為居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為居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為居耳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善修徳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不可必其成功君今其奈彼齊之大國何但勉强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注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注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注

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注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音義貉音鶴屬丁音燭會聚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文公以謂往大王所居邠國後為戎狄所侵伐是時也大王事之以其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

事以珠玉又且猶不免其侵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殘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太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者孟子又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為者也乃世世守之也當效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擇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大王去邠其二如或云效死勿去是也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幣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注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

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

也注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椁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注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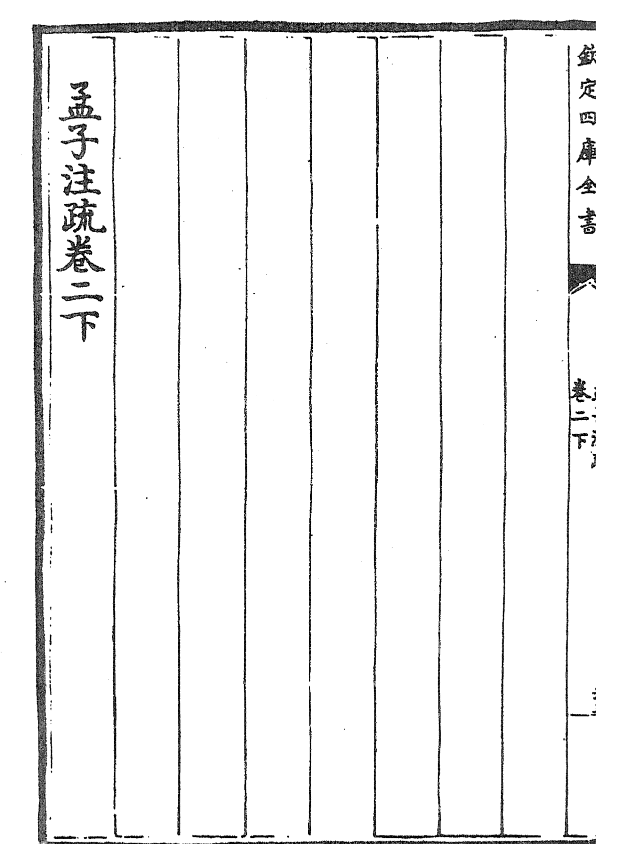
予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使我不遇哉音義鼎與音餘否方久切本亦作不音同後不出者皆放此沮慈呂切本亦作沮各隨字讀之尼女乙切郭璞注爾雅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尼云居字焉能於虔切疏正義曰此章言譏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謚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

知惟臧倉為平公嬖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之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與既行而止之遂入

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為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為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于前父之喪用事我是以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為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止為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為之大夫故得以大夫禮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為鼎數之有不同也是為棺椁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為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

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子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注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謚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嬖注樂正姓也為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為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注樂正者為姓案禮記有樂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

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注詳其意故云為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孟子注疏卷二下

孟子注疏卷二下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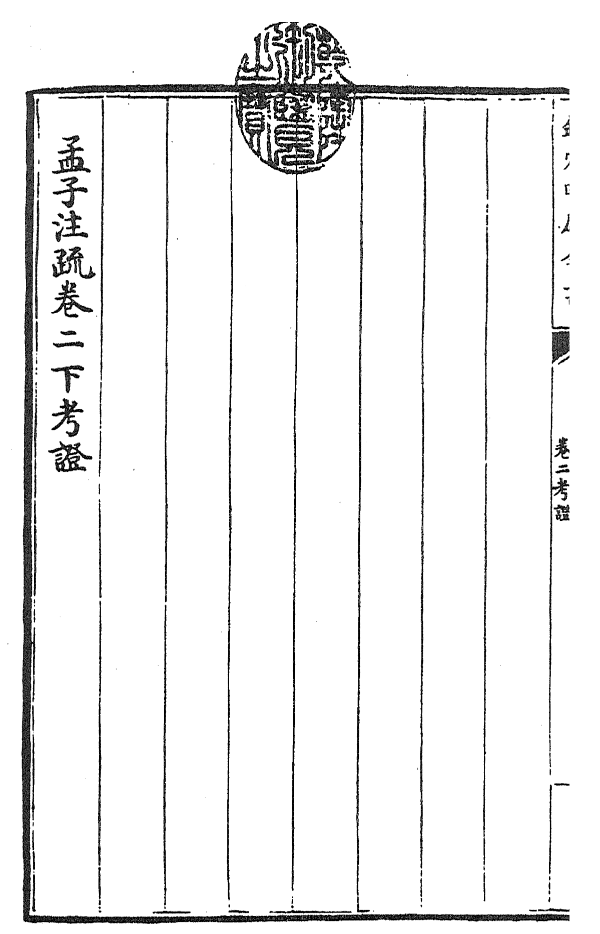
所謂故國章注言當慎行大辟之罪疏周禮覼其氣息不直則喘也○喘監本訛惴今改正

為巨室章注二十兩為鎰疏禮記及國語俱云二十四兩為鎰○臣邦綏按許氏說文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謂鎰則趙氏之云二十兩似為有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臣邦綏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

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是伐燕乃湣王時事按蘇氏古史及荀子所載皆從史記年月孟子作宣王時事與三書異考司馬温公通鑑齊人伐燕又作宣王十九年事與孟子大同小異

滕小國也章去邠踰梁山○臣宗萬按唐書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為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孟子注疏卷二下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注疏卷三上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注疏卷三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上注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荅以仁義之事故曰梁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篇之題也此篇

凡二十有三章自趙氏分之遂為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曾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揠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注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為賈

孫氏故孫氏多馬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為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為展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為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著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為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

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
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
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
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
艴然不悦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注艴然愠怒色也何
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

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注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狭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注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

如此尚不可以為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注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注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

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注武丁高宗也孟子言
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
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
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

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

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

行之易也音義復扶又反下同蹵子六反蹴同踏子亦切艴丁音物猥音拂何曾丁音憎則也乃也慍于問切帥音率重直用切為于偽切注及後章非為皆同與音餘下法與聞與同與皆同以齊王之王張予況切云此字既多可以義詳由丁云義當作猶如也古字借用耳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易以豉切朝音潮鬲丁隔歷二音輔相息亮切丁本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鎡或作兹音同辟音闢郵丁音尤今之驛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與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也夷吾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

者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曾西曾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蹵踖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曾西乃艴然愠怒而不悅曰爾何以乃比我於管仲為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為仲父貴戚不敢為之妬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為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比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為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

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為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我願比之乎云子者指公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者孟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為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猶若不足為耳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若反覆手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則弟子之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子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

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泱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爲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是則文王不足以爲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可當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

民莫非為紂之臣然而如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器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運比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雞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已其間雞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為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且王者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似若飢餓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釋名云境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說文曰境上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為萬乘之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為能如是也〇管夷吾晏嬰〇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九年桓公殺公子糾名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

俟使相可也杜注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注云謚為平謚法曰法治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義曰曾西為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是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其他經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云蹙然猶蹙踖者語云踧踖如也馬注云踧踖恭敬之貌注艴然慍怒色○正義曰釋云艴不悅也字從弗色是知即慍怒之色也注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為高宗云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

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為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於敖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為高宗是也注云鎡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鎡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注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壍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凡啓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註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

能行否耶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逺矣注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孟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徳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注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注孟子欲為言之北宫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

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注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注孟姓舍

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

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注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注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注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注志心

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注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注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注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

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注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

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内而出人生受氣所

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注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内而告子嘗以為仁内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禄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

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内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何謂知言注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

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

必從吾言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

安事之歎辭也孟子荅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荅如此

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

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

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

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

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

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

安比也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

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為天理物兾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前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

耶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注孟子
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
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
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
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
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

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子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

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絶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

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音義難乃旦切我四十不動心揚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賁音奔黝伊糾切撓丁奴劾切行丁孟切下之行德行隨行皆同要音邀後以要同好呼報切下好殘所好皆同惴之睡切丁本作遄云音惴恐懼也師所類切或音率注同本亦作師度大各切蹶音厥又居衛切顛字或作傎音同惡音烏下曰惡同趨音趣下同餒奴罪切陸云言以道義配之

則能充塞無是餒也慊口簟切助長張丈切注及下不
長苗長長天下皆同揠烏八切拔也芒丁音忙亟音棘
疾也罷音皮舍丁張並音捨下舍是舍己皆同詖彼寄
切斷丁音短譽音餘亦音豫下譽之同驪姬呂支切邪
辟音僻慶音披說辭張音稅丁又依字夫音扶屬下句
汙丁音蛙不平貌垤大結切潦音老大過之太音泰後
章注大宰及章末

大溢其大皆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敵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其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我年至四十之時内有所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實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以謂已之勇勇於德孟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曰有孟子欲為公孫丑言其不動心之道故荅之曰有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者此皆孟子荅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黝北宮姓黝名孟施舍孟姓舍名施發言之音也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並為孔門之徒弟也言北宮黝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卻人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見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

之君視刺萬乘之君但若刺被禍者之獨夫無嚴畏諸
侯有惡聲加己己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黝養勇之
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嘗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
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
然後方會其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自稱
名曰舍豈能為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
孟施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似於曾子
北宮黝養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
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為守身之本聞夫子
之道則喻為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黝養勇見
於行而多方如子夏悅在於紛華為已有雜於小人之
儒教人以事於灑埽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
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子
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其大全而已孟
子所以言夫二子黝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以為猶賢
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施舍守約

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已之勇為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褐寬博之獨夫我且不以小恐惴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已之勇為義則在人無可憚之威故雖千萬人之衆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言此則黝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北宮黝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氣義之別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然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大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

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言之以謂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子之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善則告子之言以為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但能充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為所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

至言無以過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爲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揭其志則無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者公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夫子既已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荅孫丑言志欝壹而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氣氣欝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令夫志氣皆欝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蹶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令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

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答公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其人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為浩然之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為氣至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以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者孟子重言其為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義配偶則餒矣若人之飢餓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義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雜生所自有

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飢餓者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焉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為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為福然後乃行仁義也止在其不忘於為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善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之前耳矣故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者

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苗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憫閔苗之不長茂而以揠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為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又云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以其為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揠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美者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答公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詖辭其言有偏詖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詖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内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況於齊王之言是也趙云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辛以受教是也趙云如秦客之廋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為政之末政為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孟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詖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此言其善為說辭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人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為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人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

科三人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薰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説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賔之不敢臣又為國人所矜式故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為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具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言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為説辭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孔子之髙弟惟顏淵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為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者孟子荅公孫丑為

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惡歎也以其不敢居聖故嘆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荅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為也我但學不厭飽教人不倦怠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怠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聖矣是何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嘗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曰姑舍是者

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願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見孟子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荅之以為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言非己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為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是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其道天下亂亦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所行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為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久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為之久可以速則速雖接淅而行亦不為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是

古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慕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為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為伊尹之必於進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伊尹又言之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問之以伯夷伊尹孔子如是則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否不齊等也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得百里之土地而為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皆不為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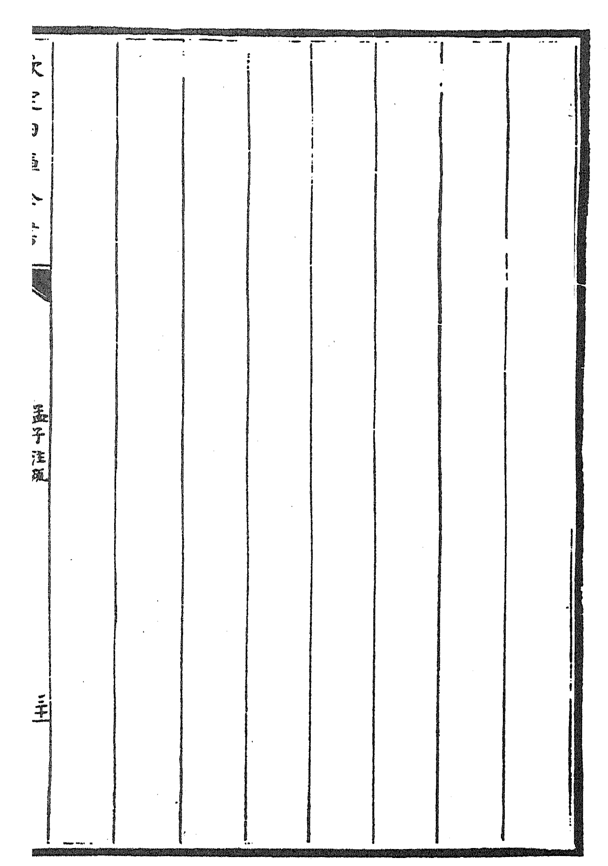
問孟子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子也者此皆孟子為丑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言宰我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雖有小畢汙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為公孫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夫子其賢過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為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即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為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違逆其孔子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來至于今未有如夫子者也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

孟子又引有若有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為之長飛鳥之中以鳳凰為之王丘垤之中以泰山為之尊行潦之中以河海為之大人民之間以聖人為人倫之至也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其出乎民人之類而超拔乎衆萃之中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未有美盛過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則學孔子也注四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凡此是其文也注孟賁勇士也○正義曰案帝王世説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是為之勇士也注云北宮黝北宮姓黝名也又云褐寛博獨夫被褐者釋云褐編枲襪也一曰短衣北宮黝其人未詳

於他經傳亦未之聞焉孟施舍亦未詳云縮義也惴懼也葢記云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直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惴惴其慄注云恐也傳云小恐惴惴大恐緩緩是也注密聲取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杜預注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注云賔孟言雄雞自斷其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賔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賔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

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是也云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常過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為豎臣有寵長使為政豎牛欲亂其室仲壬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壬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

疾急命名仲牛許而不名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是也云秦客廋辭者案國語晉文公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凡此者是也大抵廋辭云者如今呼筆為管城子紙為楮先生錢為白水真人又為阿堵物之類是也注子牢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牢子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注垤蟻封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垤蟻冢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為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注疏卷三上

孟子注疏卷三上考證

夫子當路於齊章微仲注疏從畧○臣宗楷按微子之弟衍為微仲禮云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日知録曰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于是始稱宋公吾于微子之命仍以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未能奪其所守葢殷先王之德澤遠也

疏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言監本訛可

今改正

又疏魯莊公九年桓公殺公子糾○九年監本譌八年今從左傳改正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日知錄曰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以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

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

有致禮記祭義見閒以俠甒鄭氏曰見閒當為覸史

記蔡澤傳吾將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齧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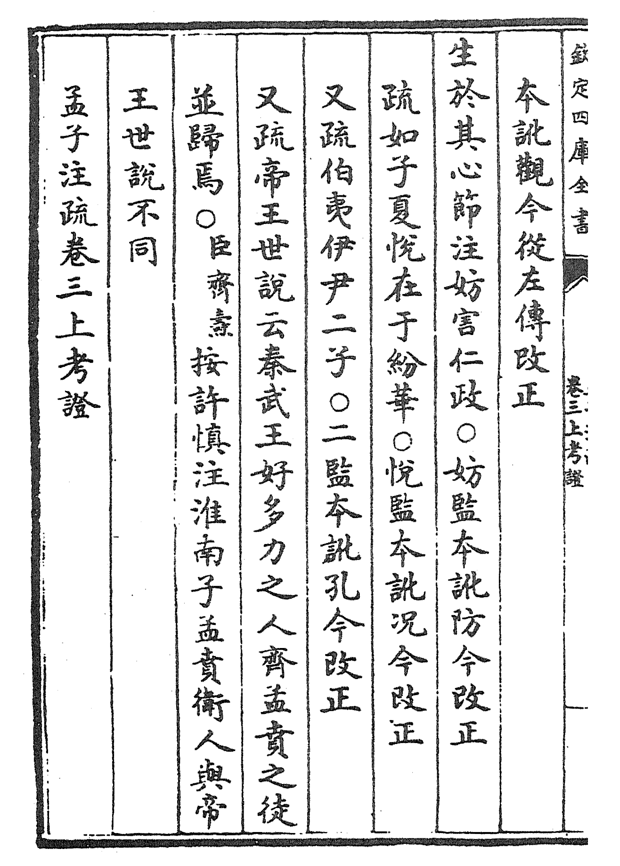
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為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

誤為兩字之證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節注其邀福欲急得之者○邀監

本訛遲今改正

詖辭知其所蔽節注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勸監



本訛觀今從左傳改正

生於其心節注妨害仁政○妨監本訛防今改正

疏如子夏悅在于紛華○悅監本訛況今改正

又疏伯夷伊尹二子○二監本訛孔今改正

又疏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臣齊燾按許慎注淮南子孟賁衛人與帝王世說不同

孟子注疏卷三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三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顔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為霸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

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政者乃能為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王但以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注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

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詩邠風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剌邠君曾不如此為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經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

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音義惡烏路切章內文注及後章非惡皆同樂音洛下文般樂樂為樂閒樂取皆同[illegible]音畢閒音閑徹直列切土丁音杜

緺音緺繆武彪切鴻處脂切鵄于嬌切般音盤救五勞切又五到切孽魚列切活如字丁云尚書作逭音換下離婁篇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雊古候切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己蒙其恥辱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有恥辱於己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其濕污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國君如能疾惡其恥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德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任其官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事道也能為人所不能為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為人之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位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

言今國家閒暇無事以及此時若能修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誰敢侮之者自迨天至或敢侮予蓋詩邠風鴟鴞之篇文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綿牖戶喻人君能於閒暇之時治其國家以明其政刑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慢我也詩人蓋以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鴞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莫得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維持國家則鄰國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為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者孟子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閒暇以及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惰敖遊而不修明刑政是自求其禍也以其禍福無有

不自於己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意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
永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
甲殷王之名也言太甲嘗謂上天作其災孽猶可違避
如己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者
修德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帝乙慢神震死是
自作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
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也注詩邠風鴟鴞之篇○正義
曰鴟鴞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毛云鴟鴞鸋鴂也迨及
也徹剥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猶纏綿也箋云鴟鴞自說
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
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巢下之民
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

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絶奪矣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盖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禄自來也注殷王太甲至不可活○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廼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宗雊雉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乃修政行德天下咸懽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也云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頭曼立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

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也武乙立為帝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注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

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
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
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
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
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横稅賦

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悦而願為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音義廛直連切藏或作臧音藏横去聲㡉或作萌或作甿皆音盲疏正義曰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令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攖攖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令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才在官位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悦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

於其市矣者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橫稅取之則天下為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其欲者也言其民

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敵為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者是名為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為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為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為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為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為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道者為其賢也為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衆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注廛市宅

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注言古之設關至旅悅之也○正義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王制之篇中有此文案鄭注云譏異服識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

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歛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

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注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
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注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
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音義怵音黜內交張音納本亦作納羞惡丁烏故切又如字爲行下孟切擴丁音郭張大也字亦作擴音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

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令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令人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令人乍見無知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嘗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慚恥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是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

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者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者孟子又言人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體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己之不能為善者是自賊害其善而不為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為善不匡正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為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為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焉者能皆擴而充大之是若火之初然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

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己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修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注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

擇不處仁為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注若此為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注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為仁注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注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音義函音含鎧苦愛切又苦亥切祝丁亦音呪蛩售音早授中張仲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分為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害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人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人作棺欲其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仁最為美

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者言夫仁之為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為者為其有以禦之也仁之為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而不為哉今仁之為道人莫禦之使不為而自不為仁者是亦不智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為仁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為人所役者也既為人所役而恥辱為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知擇術而恥為弓矢也如恥為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為仁也以其為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

不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射至反求諸己而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然後而發矢射之也既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己者但反責求諸己而已矣孟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人恒愛之猶之正己而後發也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注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注大舜虞帝

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音義讜音黨直言也書作昌

疏正義曰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為人人有告之以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為人聞有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為帝有大巍巍之功焉無他以其善能與人同之

也己之善亦猶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為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為善者此孟子自引舜之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為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濵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為帝無非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濵河濵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為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者此孟子所以復言凡為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也注大舜虞帝至同者也○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也注舜從耕歷山及其陶漁○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慚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注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己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

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注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竝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

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然不慚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注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音義推惡此章惟此字烏路切餘如字浼張莫罪切丁云但切說文曰汙也方言曰東齊之間謂汙曰浼汙烏故反下文同就己之己音以注同遺佚音義與逸同或作迭或作失背音逸阨音厄本亦作阨袒音但裼音錫裸郎果切程音程並露也程亦作程焉於

虔切濍音滿又摸本切本亦作滿援而止之或作正之
憚徒案切儷音麗絀音黜隘或作阨或作阸鼓烏懈切
彈音
壇
疏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
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
子曰伯夷非己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己同志之
友則不與為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
不與惡人言是不友非其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
以其有汙於己也推己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
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慚恥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汙於己
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受也以其不
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為潔也屑
潔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至是亦不屑去己者
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汙君汙君濫惡之君也
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不隱己之賢才必
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阸之使窮困而

不衰憫故曰爾為之爾我為之我雖袒裼裸裎襲其身
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漬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
於和而已如此故由由然與人偕儷而行但不失己之
正心焉牽援而止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
亦不潔而去己故以不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
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
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激然隘狹與不恭激是非
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注伯夷孤竹
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
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諡為夷太史公云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
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為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獄之官鄭玄亦云然

孟子注疏卷三下

孟子注疏卷三下考證

以力假仁者章文王以百里○日知録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耳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内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

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仁則榮章太甲曰節注殷王太甲疏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乙監本訛乙今改正

尊賢使能章關譏而不征節注七曰關市之賦○賦監本訛征今改正

廛無夫里之布節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臣邦綏按南軒孟子說云居廛者既有稅矣則夫布里布不復重征之是夫與里各有布明矣注引載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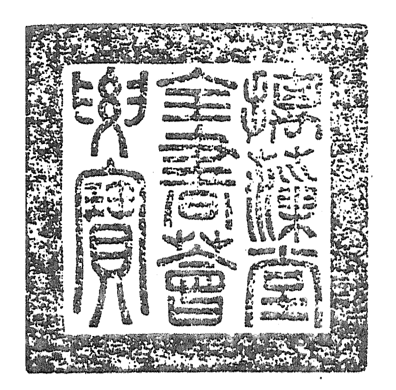
云云但言里布而不及夫布令考周禮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此即南軒所謂夫布者是也

疏次布儳布〇臣邦綬按周禮廛人掌歛布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陸德明經典釋文曰紋音次總劉依杜音䜌鄭音揔然則疏云儳布應作總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凡有四端節注擴廓也〇也監本訛此今改正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疏由由然與人偕偕而行○然字下監本多浩浩二字今從宋本刪

孟子注疏卷三下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杜　成